

南华真经口义卷之一

<p> 逍遥游者，此篇所立之名也。内篇有七，皆以三字名之。游者，心有天游也；逍遥，言优游自在也。论语之门人形容夫子只一乐字，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，如南山有台，曰乐只君子，亦止一乐字。此之所谓逍遥游即诗与论语所谓乐也。一部之书以一乐字为首，看这老子胸中如何，若就此见得有些滋味，则可以读茅苜矣。茅苜一诗，形容胸中之乐，并一乐字，亦不说此诗法之妙，譬如七层塔上，又一层也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，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，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於南冥，南冥者，天池也。齐谐者，志怪者也。谐之言曰：鹏之徙於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，其远而无所至极邪。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负大舟也无力，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。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，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。而后乃今培风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蜩与鸪笑之曰：我决起而飞，抢榆枋，时则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。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广大之乐，却设此譬喻其意。盖谓人之所见者小，故有世俗纷纷之争，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许世界，自视其身，虽太仓一粒，不足以喻之。戴晋人所谓蜗角蛮触，亦此意也。北冥，北海也，鲲鹏之名亦寓言耳。或以阴阳论之，皆是强生节目。乌之飞也必以气下，一怒字便自奇特。海运者，海动也，今海濒之俚歌犹有六月海动之语。海动必有大风，其水涌沸自海底而起，声闻数里。言必有此大风而后可以南徙也。南冥亦海也，庄子又以天池训之。齐谐书名也，其所志述皆怪异非常之事，如今山海经之类。然此书亦未必有，庄子既撰此说，又引此书以自证，此又是其戏剧处。抟，飞翔也；扶摇，风势也；三千、九万，即形容其高远也。去以六月息者，此鸟之往来必歇住半年方可动也。野马尘埃三句，此是他文字最奇处，前后说多不通。野马，游丝也

，水气也，子美所谓落花游丝白日静是也。言此野马尘埃自何而得，皆世间之生物，以其气息自相吹嘘，故虚空之中有此物也。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，却先安顿於此，谓人之仰视乎天，见其苍苍，然岂其正色，特吾目力既穷，其上无所极止，故但见蒙蒙然尔。鹏之飞也既至於天上，则其下视人间，不知相去几千万里，其野马尘埃相吹之息，亦必如此蒙蒙然，犹人之在下视天上也。此数句只是形容鹏飞之高，如此下，得来多少奇特。若如从前之说，以鹏为大，野马尘埃为细，与前句不相接，后句不相关，如何见得他笔力。水之积也不厚，为下句风之喻也。坳堂，堂上坳深处也，其水既微，但能浮一芥而已，以杯盏之类置其间，则胶住矣。胶音教，言粘住不动也。鹏在天上，去地下九万里，风自汉谷而起，而后蓬蓬然周遍四海。鹏既在上，则此风在下，培，厚也，九万里之风乃可谓之厚风，如此厚风，方能负载鹏翼。背负青天，言飞之高也；莫之夭阏，无障碍也；图南，自北海而谋南徙也。图，谋也；蜩，蝉也；鸪，学飞之小鸟也。誉或作鸪，音预，亦小鸟而已，两字皆通。决起者，奋起而飞也；抢，突也。奋起而飞欲突至於榆枋之上，不过丈尺之高，有时犹不能至，又投诸地。控，投也，言我所飞不过如此，且有不能，彼乃欲藉九万里之风而南徙於天池，奚以奚用也。此意谓浅见之人，局量狭小，不知世界之大也。适莽苍者，三飧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。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，奚以知其然也。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；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，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。莽苍者，一望之地，莽苍然不见，我欲适之，一往一来，不过三饭，而腹犹果然。果，实也，食未尽消也，言其近也。将为百里之往，则必隔宿舂捣粮米，而去非可三飧而已。为千里之行，则须三月聚粮矣。此三句以人之行有远有近，则所食亦有多有少，亦如人见有小大，则所志趣亦有远近，又为鹏与蜩鸪之喻也。二虫者，蜩鸪也。言彼何足以知此，故曰又何知。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，此两句又是文之一体。以小知大知一句结上鹏鸪，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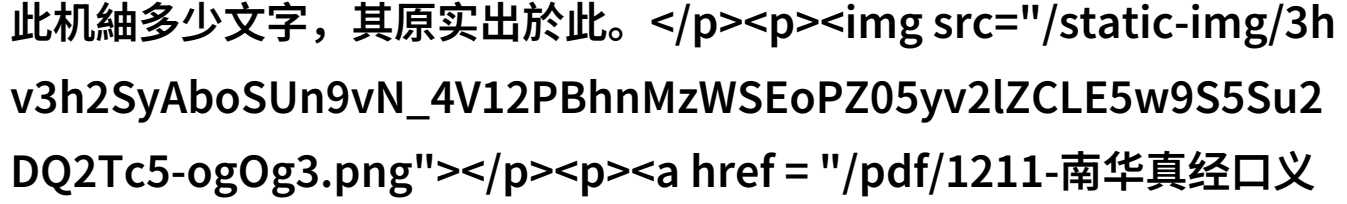
。朝菌，大芝也，亦名日及，生於糞上，暮生，见日则死。彼但知有朝暮而已，安知有晦朔也。蟪蛄，寒蝉也，春生夏死，夏生秋死，不见四时之全，故曰小年。冥灵，木名也，大椿亦木名也。此亦寓言，不必求其实。言冥灵之生一千年方当一岁，大椿之生一万六千年方当一岁，彭祖仅年八百，至今乃以高寿特闻於世，众人皆欲慕之而不及，亦是见小而不知大也。久，寿也，匹，慕而求似之也。汤之问棘也是已。穷发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；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鯀；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彼且奚适也。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，而彼且奚适也。此小大之辨也。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说一个证据。言向来汤曾问棘，即此事也。棘，人名也。是已，即是也。据此一句合结在下，以结语为起语，此其作文鼓舞处。穷发，不毛也；扶摇，风势也；羊角，亦风之屈曲势也；抟，飞翔也；绝云气者，言九万里之上更无云气。人言泰山绝顶，云皆在山下，雷鸣如婴儿声，然今人亦言云只在半天是也。图南，且谋适南冥也。言谋为南徙之计，而后往南海也。斥，小泽也。斥泽之鴳，小鸟也。飞之至者，言我翱翔蓬蒿之间，其飞如此，亦至乐矣，又何必他往哉，其意即与前段同。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，其自视也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，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数数然也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，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。故曰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知效一官，言其智能可以办一职之事也。行比一乡，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乡而，使人归向也。德见知於一君，是为遇合而可以号召於一国，言主一国之事也。此三等人，各以其所能为自足，其自视亦如斥鴳之类。宋荣子见之大者也。犹然，笑貌也。宋荣子之为人，虽举世毁之誉之而不加劝沮，言不以为意也。视彼一乡一国之士，但见可笑。然宋荣子之所以能此

者，何也。盖知本心为内，凡物为外，故曰定内外之分。在外者则有荣辱，在内者则无荣辱，知有内外之分，则能辨荣辱皆外境矣。斯已矣者，言道理只如此也。彼既以本心为重，外物为轻，则岂肯汲汲然以世俗为事。数数，汲汲也。虽然宋荣子之能固如此，亦未有大树立作家处。若列子者，以身御风而行虚空之间，半月而后反。其御风之时泠然而善，此形容其飘飘之貌也，泠然，飘然也，善，美也。彼既能乘风而行，又视修身以求福，汲汲然惟恐不及者，不足言矣。未数数者，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数数也。人之行也在地，列子之行也御风，此虽免乎行矣，而非风则不可，故曰犹有所待。若夫乘天地之正理，御阴阳风雨晦明之六气，以游於无物之始而无所穷止，若此则无所待矣。此乃有进无迹之分也，至於无迹则谓之至人矣，谓之神人矣，谓之圣人矣。无己、无功、无名，皆言无迹也。特下三句赞美之又赞美之也。尧让天下於许由曰：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，其於光也不亦难乎。时雨降矣而犹浸灌，其於泽也不亦劳乎。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口之，吾自视缺然，请致天下。许由曰：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而我犹待子，吾将为名乎。名者，实之宾也，吾将为宾乎。鷦鷯巢於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。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爝火，炬火也。日月既明何用把火，时雨既降何用抱瓮。尧谓许由立则天下自治，而必使我主此，我自见其不足，故以爝火浸灌自喻也。尸者，主也。政天下者，言以天下归之汝也。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，则是在外者也，以名对实则实为主而名为宾。吾不为宾者，言吾不以外物自丧其身也。鷦鷯偃鼠，许由自喻也，言其有以自足也。偃，伏也，偃鼠，潜伏之鼠也。归休乎君，言君且归去休，不必来访我也。庖与尸祝其业不同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乐以代汝，各守其所守，亦犹尸祝不肯违越去其樽俎，而代庖人烹割也。肩吾问於连叔曰：吾闻言於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反，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，大有径庭，不近人情焉。连叔曰：其言谓何哉。曰：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，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。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连叔曰

：然。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，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，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磅礴万物以为一。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。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。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。肩吾、连叔皆未必实有此人，此皆寓言，亦不必就名字上求义理，中间虽有一二，亦可解说而实不皆然也。无当者，无实也，往而不反者，谓其大言只说前去而不回顾也。河漠，天河也，河汉无极，谓天河在天，不知其首尾之所极。径音径，庭音趁，径庭只言强界遥远也。大有，甚有也；其言不近人情，言非世俗所常有也。藐姑射，山名也，冰雪莹洁也，所养者全，阳气伏而不动，故凝然若冰雪，今之服气道人亦有能为此者。绰约者，柔媚可爱也；处子，也。则神全不食以下四句，言其神妙也。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地，百物自无疵疴之病而年谷自熟。盖接舆之言如此。狂与诳同，肩吾以其言为欺诳而不可信也。曰然者，言固是如此也，汝固疑而不信也。文章之观示，钟鼓之音声，人皆见之闻之而瞽者聋者无预，此形骸之病也。岂唯形骸有此病，在心亦有此病，言其心无见识，犹聋瞽然，故不知此语而以为诳也。时，是也，女与汝同，前后解者皆以此时女为处子，故牵强不通其意。盖谓如此言语岂是汝一等人能之。此等人其为德也，周游乎万物之上而世自治，彼岂肯弊弊然以治天下为事，言其无为无不为也。蕲与祈同，乱者，治也，言一世之人自析乎治，我但无为而彼自治，我何用自劳，弊弊，自劳之意也。物莫之伤者，言外物不能动其本心也。稽，至也，水之大可以至天，而斯人不溺；旱之甚可使金石融流、土山焦枯，有彼亦不热，言其无入而不自得也。尘垢秕糠，绪余也，谓此人推其绪余可以做成尧舜事业，岂肯以事物为意。物者，事物也，为事犹言从事也，陶铸，做成之意也。据此一语便是郭子玄所谓不经者。但其着书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儒，故言语有过当处，不可以此议之。如李太白曰：尧舜之事不足惊，莫比夷齐事高洁。与此何异。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。章甫，冠也。越人既断发，不用衣冠。宋人以此为货而往越，宜其无卖处也。庄子此言盖谓其所言广大，今世之

人无非浅见，此言何所用，谓世不足与语此也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窅然丧其天下焉。此章亦见广而后知自陋之意。以尧之治天下，古今第一人矣，而於汾水之南，见四子於藐姑射之山，犹且恍然自失，况他人乎。丧其天下，忘其天下也；窅然，茫茫之意也。四子既无名，或以为许由、啮缺、王倪、被衣，或曰山海经云：藐姑射在寰海外，汾阳，尧都也，在尧之都而见姑射之神，即尧心也，一本二迹，三非本非迹，四非非本迹也。如此推寻转见，迂诞不知，此正庄子滑稽处。如今人所谓断头话，正要学者如此揣摩前后，解者正落其圈F中，何足以读庄子。其实皆寓言也，大抵谓人各局於所见而不自知，其迷着必有大见识方能自照破也。惠子谓庄子曰：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。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；剖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号然，大也。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庄子曰：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洴澼絖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我世世为洴澼絖，不过数金；今一朝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，冬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，一也；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，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，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。瓠，可为瓢者也，实瓠之子也。一瓠之大，其子五石，则亦可盛五石之水矣，坚，重也，瓢，半匏也，瓠落浅而大之貌也。掊击，碎之也。不龟手者，言冬月用此药而手不裂也。洴澼，打洗也，絖，絮也。以有此药而为人洗絮，数世以此为业也。樽，浮水之壶也。以壶系腰乃可浮水，故曰：中流失船，一壶千金。庄子既以不龟药之事喻其不知所用，乃曰有此大瓠，何不思之以为浮江之壶。虑，思也。何不虑者，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。蓬心，犹茅塞其心也。此段之意亦谓见小不能用大而已。惠子谓庄子曰：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。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，立之涂匠者不顾，今子之言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庄子曰：子独不见狸狌乎，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东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，中於机辟，死於网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，此能为大矣，而不能

执鼠。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於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，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。 樗，恶木之名也。大本，树之身也。拥肿，盘结而瘰块也。不中绳墨规矩，言其不中用也。立之涂，近於道旁也。此惠子戏以喻庄子之大言无用也。狸狌，狐之类也；敖者，物之游遨者也，伺候而欲食之。方其跳梁之时，不避高下，亦最小而桀点者。一旦为机网所中，遂杀其身。辟，法也，机辟，犹言机械也。斄牛，旄牛也，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狌之执鼠。此意盖喻世间之物有大有小，各自不同，不可以大者皆为无用也。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，自有可乐之地也。役役人世，有福则有祸，若高飞远举以道自乐，虽无所用於世而祸害亦不及之，即退之所谓刀锯不加，理乱不闻也。故曰不夭斤斧物无害者，安所困苦哉。惠子之间，庄子之答，如今人说隐语然。后人就此机緇多少文字，其原实出於此。



[下载本文pdf文件](/pdf/1211-南华真经口义卷之一.pdf)